

纸箱里的宇宙

■钱文雅

我至今都难以忘怀那个纸箱散发出的独特气味。纸箱原本是用来装冰箱的，母亲细心地将其擦拭干净，安置在了我房间的一角。从那以后，十二岁的我每天放学回家，第一件事便是迫不及待地掀开纸箱的盖子，如同开启了一扇神秘的大门，一头钻进这个只属于我的秘密天地。

纸箱的内壁，贴满了我从各类杂志上剪下的天文图片。螺旋状盘旋的银河系，似在诉说宇宙的浩瀚与神秘；拖着绚丽长尾的彗星，如天际的匆匆过客，划出梦幻的轨迹；表面坑洼不平的月球，仿佛隐藏着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而最中央的位置，是一张哈勃望远镜拍摄的“创生之柱”。那些由宇宙尘埃构成的巨柱，在黑暗的背景中熠熠生辉，宛如宇宙诞生的见证者，散发着令人敬畏的气息。

为了能更近距离地触碰这片浩瀚星空，我用攒了整整三个月的零花钱，买了一个简易的天文望远镜。尽管它功能有限，只能让我勉强看清月球表面的环形山，但每次轻轻转动调焦齿轮，那“咔嚓咔嚓”的细微声响，都如同宇宙的召唤，让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，满心都是对未知世界的期待。

那时的我痴迷于星空。物理课上老师讲到光年概念时，我的笔记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火箭；路过书店总要站在天文类书架前站到腿麻；甚至偷偷用父亲的剃须刀片把橡皮切成土星环的形状。同学们笑我是“外星人”，我却暗自骄傲——他们不懂我的纸箱里装着整个宇宙。

转折发生在初二那年。父亲发现我数学只考了62分，而那次考试的重点恰好是利率计算。“整天看这些没用的东西！”他撕下纸箱里的星云图片时，我听见胶带脱离纸板的“刺啦”声。第二天，我的书桌上多了三本数学习题集，而那个纸箱被压扁扔进了垃圾堆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仿佛变了一个人。我开始拼命地学习数学，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公式和习题中。后来，我如愿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，毕业后也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在旁人眼中，我成为了那个“靠谱的大人”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日子里，我心中似乎少了些什么。

直到去年搬家时，在整理旧书箱的角落里，我偶然发现了一本泛黄的《少年天文手册》。轻轻翻开书页，一张皱巴巴的“创生之柱”图片滑落出来。那一刻，时光仿佛瞬间倒流，那些被遗忘的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如今的我，经济上已然宽裕，买得起专业的天文望远镜，可忙碌的生活却让我再也没有时间抬头仰望星空。那个被扔掉的纸箱，不仅仅装着一个孩子对宇宙的无限想象，更承载着一一种纯粹到极致、不计任何代价的热爱。成年后的我们，在生活的磨砺中，渐渐学会了计算得失，权衡利弊。

那天，我路过曾经的小学，操场上，一群孩子正兴奋地用纸箱搭建“太空站”。他们欢快的笑声，如同清脆的银铃声，在空气中久久不能散去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恍然大悟：人生最珍贵的，或许并非是实现梦想的那一刻辉煌，而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曾经那样毫无保留、倾尽全力的渴望。就像那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Labubu玩偶，它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尘封已久的记忆。真正打动我们的，从来不是拥有某个物品的瞬间，而是那个愿意为了自己的“心头好”，付出全部心血和热情的自己。

此刻，我的书柜里摆着新买的Labubu，它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纸箱模型——里面贴着重新打印的“创生之柱”。这个模型显然装不下十二岁的宇宙，但它提醒我：有些渴望，本身就是星辰。

平衡车上的青春之风

■马上下

窗外无风，蝉鸣聒噪，夏夜的热浪裹挟着喧嚣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，仿佛连呼吸都变得沉重。我扔开手机，任那点荧荧微光在黑暗中悄然熄灭。寂寞如藤蔓，在静谧中无声攀爬，缠绕住沙发上一动不动的身躯，将人缓缓拖入记忆的深井。

就在一小时前，整理从学校带回的行李时，那辆被遗忘在墙角的平衡车，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。

尘埃覆满车身，金属轮毂爬满锈迹，像一具被时光抽空灵魂的躯壳，静默地蹲踞在角落。在尚未真正体味生老病死、爱恨别离之苦的年月里，“求不得”竟成了我最熟悉的影子。那些年少时固执而炽热的执念，如今已悄然泊入记忆的港湾，如同褪色的航标，沉默地标记着来时的航道。

九岁那年的夏天，平衡车是孩童王国的通行证。小区里，孩子们踩着流光溢彩的“风火轮”，穿梭如电。转弯时衣袂翻飞，神气十足，宛如未来战士降临凡尘。我扒着阳台的栏杆，目光紧紧黏在那些飞驰的身影上，掌心沁出的汗，悄悄浸湿了冰凉的铁栏。

“想要一辆吗？”父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我猛地回头，撞见他眼中那抹熟悉的宠溺。击掌为盟的瞬间，一个近乎苛刻的学业目标被郑重写入契约——那是通往“神气”世界的钥匙。

从此，台灯成了长夜里的太阳。我把对平衡车的渴望碾碎成星，一笔一划，填入习题集的沟壑。每一次测验的进步，都像在陡峭的山崖上凿下一级石阶。我忽然恍惚：我攀爬的，究竟是那辆流光溢彩的车，还是父亲眼中沉甸甸的期许？抑或是胸腔里那头无名无姓、却日夜咆哮的野兽——它贪婪地吮吸着“想要”的滋味，仿佛渴望本身，才是真正的养分。

时间如藤蔓悄然虬结，盘绕着向前生长。当我几乎遗忘那份契约时，父亲推着一辆崭新的平衡车出现在客厅。

银灰色的车身泛着冷光，指示灯幽蓝闪烁，如同暗夜中的鬼火。预想中的狂喜并未降临。车轮滚动的瞬间，九岁那个扒着栏杆的身影，竟在脑海中被碎裂成星尘。曾经幻想过千百次的驰骋，此刻只剩机械的轰鸣在耳畔回响。当幻影落地为尘，“非它不可”的炽热，便如墙角一捧凉灰，再难燃起。

远行的行李箱张开巨口，吞下衣物与憧憬。回望十八岁的隘口，我突然彻悟：有些心境，注定只属于特定的年岁。九岁的平衡车，十五岁暗恋的白衬衫，十七岁未竟的旅行计划……它们如同今日风靡世界的“拉布布”玩偶，封存着某个时空里最纯粹的渴望。

当我看到橱窗里拉布布被簇拥、被谈论，人们说它如何撬动心底对“心头好”的记忆时，总会想起墙角那辆落灰的平衡车。它何尝不是我童年的“拉布布”？一个凝结了渴望、汗水、失落与释怀的琥珀。

它沉默地宣告着青春的悖论：那些曾让我们目光炯炯、心跳如鼓、奋力狂奔的“拉布布”，其璀璨意义，从来不在终点的占有。它藏在汗湿的掌心紧攥的笔杆里，藏在台灯下被揉皱又展平的试卷褶皱里，藏在向父亲立誓时喉咙滚动的战栗里。

当岁月剥落物件的华彩，显影的竟是那个笨拙却赤诚的自己——他倾尽所有押注一个目标，像信徒供奉神明般，供奉着“可能”。

大学录取通知书静卧箱底，未来如待展的画卷。而墙角锈迹斑斑的平衡车，早已化作一枚时光的徽章。它锈蚀的轮毂不再转动，却永远载着九岁的夏风——那阵衣角扬起的气流里，鼓荡着少年排除万难、孤注一掷的勇气，呼啸着生命最本真的渴望：不为占有，只为奔赴。

青春，从未被任何一件物件所定义，它是一场向光奔跑的仪式。当衣角带起的风掠过耳畔，我们听见的，是生命最澎湃的轰鸣——那阵风的名字，叫“过程”。

那些捧在手心的热爱

最近，一只名叫拉布布(Labubu)的小玩偶火遍全球，萌翻了无数人的心。它那软萌的外表、治愈的气质，还有点小脾气的性格，像极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个藏了很久的愿望。

但它的走红，真的只是因为“可爱”吗？或许更因为它像一把钥匙，轻轻一转，就打开了我们记忆的闸门——那些年，我们也曾为了一件“心头好”而魂牵梦萦：是省下三个月早餐钱换来的限量版玩偶，是省吃俭用、咬牙买下的偶像周边，是寒冬里通宵排队只为抢先拥有的那一份心动……如今回望，那份炽热的渴望，是否依然让你心头一颤？

下期话题预告

当人工智能(AI)从科幻走进现实，我们的生活正悄然发生改变。

从清晨用语音助手开启一天，到工作中借助AI工具高效完成报告；从刷到精准推荐的短视频，到用AI绘画生成脑海中的奇思妙想——AI已如空气般融入日常。

它可能是你写论文时的“灵感搭档”，是你剪辑视频的“智能剪刀手”，是孩子学习的“在线辅导员”，也可能是帮你规划旅行的“贴心管家”。当然，它也可能带来困惑：工作效率提升了，人会不会被取代？信息越来越“懂你”，我们是否会困在“信息茧房”？

《城市·笔记》本期主题为《我的数字伙伴》，我们诚邀您分享“我和AI的故事”——您曾如何借助AI解决生活或工作中的难题？AI给你的日常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改变？您对AI的未来发展怀有怎样的期待或担忧？

本次征稿截止日期为2025年8月22日，字数1000-1300字，投稿邮箱为pinghubs@vip.163.com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。

扇底春秋

■钱澄蓉

每个人心中，都藏着“掌中宝，心头好”。或是一套素雅的杯盘碗碟，一幅意蕴悠长的油画摆件，又或是一方精致的手绢、一枚别致的挂件。每每遇见心仪之物，总想立刻收入囊中，带回家中细细把玩，反复摩挲那份独属于自己的欢喜。所谓“心头好”，大抵如此——是物，更是情。

相较于年轻人对Labubu那般萌趣IP的热忱，年岁稍长的我们，所爱往往更趋内敛、更重意蕴。于我而言，一把雅致的扇子，便足以承载满心欢愉，掀起心底最温柔的涟漪。

爱上扇子，纯属一场意外。

2009年，小暑将至，我前往嘉善西塘游玩。老街浸润在黄梅雨季特有的潮湿空气里，青石板泛着微光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。活动间隙，我与学姐们闲步街巷，在一家古意盎然的老铺内，目光被一把静静躺在白绸布上的靛蓝折扇攫住。

半幅桑蚕丝扇面，透出如星云般流转的金丝脉络；十三根竹骨削得极薄，其中数根精雕细琢，纹路婉转，另几根则以小楷手书《牡丹亭》名句——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”。那八个字在光线下竟会泛起淡青色的微光，右侧还缀着一朵工笔绘就的艳丽牡丹，灼灼生辉。老板报出八十余元的价格时，我下意识缩回了已触到扇面的手指。彼时，一名大学生月生活费不过八百元，这“小玩意儿”于我而言，已是奢侈。

返校后，那把未曾拥有的折扇，却成了我心中最顽固的“拉布布”。高数草稿本的边角，不自觉画满扇骨的弧度；商务英语课上听不懂时，耳畔竟会浮现“游园惊梦”的唱腔，心痒难耐。直到那年国庆假期，我重返西塘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，终于将它握入掌心。细细赏玩间，一种纯粹的欢喜油然而生。

“好东西，这个价你不吃亏。”老板笑着为我讲解制扇的工艺——檀木制骨、蚕丝贴面、手工描金、古法上胶……那些精妙技艺，如今大多已模糊，唯有他话语中的珍重，仍清晰可辨。

自此，这把“奢侈”的折扇成了我的随身之物。复习时，用它扇走自习室的闷热；夏夜难眠，靠它驱赶无空调的燥热；出席活动，也总不忘扇不离手。它默默陪我走过学生时代，又随我步入记者生涯。无数个写不出稿子的深夜，我便是靠着把玩这把扇子，平复心绪，走出焦灼。扇骨上，早已被手掌摩挲出温润的包浆。

然而，旧物终难久存。2017年某日，意外突至——一个倾倒的矿泉水瓶砸中了展开的扇面，污损了丝绢，折断了竹骨。辗转求助多位老师傅，终未能复原这把老扇。那一刻的心痛，难以言表。

悲恸之后，化为执念。我开始“买买买”，四处搜寻与它神似的扇子，继而兴趣渐广，团扇、竹扇、漆扇、绢扇等品类纷呈。自此，每次出行，寻访藏于巷陌深处的扇坊，成了我固定的行程：苏州的檀香木拉花扇，湖州的羽毛贴面扇，甚至托友人从日本带回金箔浮世绘扇……它们被珍藏在衣柜最内侧的饰品格里，像凝固的四季，静默诉说——梅兰竹菊，恰似人生不同阶段的心境流转。

我也学着制扇坠，为每一把扇子搭配风格相宜的饰物，让它们不只是风物，更是情感的延伸。

今年整理旧物，那柄修补未成的靛蓝旧扇，忽然从匣中滑落。展开已略显褪色的扇面，指尖抚过那句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”，当年觉得昂贵的八十余元，如今不过几杯奶茶的价钱。可它陪伴我走过的年月，承载的辗转反侧与纯粹心动，却是任何新扇都无法复刻的。

原来，真正的“Labubu”，并非永远崭新闪亮。它或许已褪色、有伤痕，甚至无法再展开。但它曾点燃的渴望，曾抚慰的孤寂，曾见证的成长——这些被时光浸透的情感，才是时间带不走的珍宝。

它静静躺在那里，像一枚封存的信笺，写着青春最动人的注脚：有些热爱，始于一眼心动，终于一生回望。

那套《西游记》

■苗云辉

童年的我，生活在一个虽不富裕却充满温暖的小镇。镇上没有繁华的商场，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店，娱乐生活也极其匮乏，电视里播放的《西游记》便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快乐源泉。

每天傍晚，我总会早早搬个小板凳，端坐在那台老旧的电视机前，满心期待着《西游记》的开场。每当熟悉的片头曲响起，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孙悟空的机智勇敢、猪八戒的憨态可掬、沙僧的忠厚老实，还有唐僧的慈悲善良，这些鲜活的角色仿佛带着我走进了一个充满奇幻与冒险的世界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拥有一套《西游记》漫画，成了我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有一次，我跟着父亲去镇上唯一的书店，在角落里，我偶然发现了一套彩色的《西游记》漫画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睛亮了起来，迫不及待地翻开，一页页如饥似渴地看着，精美的画面、生动的故事，让我深深着迷。我蹲在书架前，沉浸在西游世界里，直到父亲催我回家，才恋恋不舍地放下。

从那以后，那套漫画就像一颗种子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我时常在梦里，捧着它尽情翻阅。可我知道，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我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所以我把这份渴望深深藏在心底。

然而，父亲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心思。那年生日，当我放学回家，推开门的瞬间，我愣住了。只见饭桌上放着一个包装简陋的纸盒，上面还系着一根有些褪色的丝带。我好奇又激动地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一套崭新的《西游记》漫画映入眼帘。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双手颤抖地拿起它，眼中的惊喜渐渐被泪水代替。这时，父亲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微笑着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温柔。他说：“孩子，生日快乐！知道你喜欢，爸攒了好久钱才给你买的。”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，扑进父亲的怀里，放声大哭起来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

从那以后，这套漫画成了我最珍贵的宝贝。课间休息时，我会和小伙伴们分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惊险；放学后，我会窝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跟着唐僧师徒四人一起踏上西天取经的冒险之旅；周末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，我坐在小板凳上，沉浸在漫画的世界里，仿佛自己也成了其中一员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漫画书渐渐泛黄，书页也有些破损，但在我心中，它的价值无可替代。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收入，也买过许多精美的书籍和漫画，但都比不上这套《西游记》在我心中的分量。因为它不仅是我童年的美好回忆，更是父亲深沉的爱的象征。

如今，父亲已离我而去，但每次看到那套依然放在书架上的《西游记》漫画，我都会想起那段温暖的童年时光，想起父亲为我付出的点点滴滴。它让我明白，真正珍贵的东西，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，而是那些饱含深情的付出和陪伴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总是在追逐着更多的物质，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最真挚的情感。而这套漫画，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，让我永远铭记那份来自父亲的深沉爱意。